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五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十三

陳約之傳

道林蔣公行狀

遠齋顧公墓誌銘

龍江吳公墓誌銘

潢南胡公墓誌銘

水南田君墓誌銘

副使章公墓誌銘

兵備副使沈公墓誌銘

浙江圖書館

王世貞續編



呂本

茅瓚

陳九川

康大和

提學副使王公墓誌銘

王紹元

副使張公墓誌銘

喬世寧

柳泉葛公墓誌銘

許穀

江忠愍公傳

太僕卿張公墓碑

呂光洵

次山劉公墓表

翔宇曹公墓誌銘

素尊尼

方城宗君墓誌銘

王世貞

少谷溫公墓誌銘

王世貞

雲泉吳公墓誌銘

浙江圖書館

陳約之傳

陳約之名東其父智人也侗儻有大志憤弗業儒生家見
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是乎約之之為
兒也顧獨穎慧絕倫日誦數千言試之對輒應聲就數又
竒中其父大異之遂決貲破產延高師教之余時弱冠舉
於鄉流聲薦紳間乃使客致殷勤束顧得師事為弟子者
會余業游吳中期旦夕就道遂謝不往而約之則從他師
游率老學究語猥瑣不竟根旨約之顧心易之其師與諸
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臥弗聽也乃記濫百家言上下屈
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



陳生矣會稽中峯董公幼故竒童也有女待年於家曰吾
女慧甚非得竒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
日吾甬川尚書過中峯相與遨於禹穴之間從容言尚婚
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即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
人乎乃舣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髻被儒
者服繩超而前面如玉澤睛如漆黑望之非閭閻嬰兒子
也董公乃雜難墳典立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澆澆對不
塞試之詞賦食頃輒辦語盡玄秘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
書以親來為期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師董公日為程業
課肄之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

所契會者鈞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於時陳生名聞
國都矣己乃舉進士策

大庭中

天子親覽其文擢居高第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益厭
薄時藝弗治遊神埃壒之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
諸學士競締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
自得不自貶改乃調祠部主事己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
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鴻濛
陳說藝文侈論呖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卧率以為
常而諸高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不納又

私有所彈刺藉藉聞口語於是始廩廩危矣時當道被
皇帝隆遇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面每歲時上壽不得
已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當道銜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
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
山叢菁犬牙阻兵時時烏合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而
約之乃罷裁閣狹宣布威信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
首聽命自餘訟獄賦斂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嗟陳生老
吏殆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關白而約之乃終不
樂居上書乞骸骨其略曰臣僻在海隅無所比算不悟徼
時之幸遭逢希闊屢晉清班從侍華轂首尾蓋七年而外

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宣布化理庶效區區以報洪造豈
意數竒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作竟夕無眠火熾血虛潮
熱不罷如此不止將犯周任陳力之誠一旦膏塗異土誠
可於邑伏望解臣官職生還田里以保餘年者聞罷不報
時吏部闕尚書而兀厓霍公與甬川張公為左右侍郎計
曰陳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會山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
內閣欲用其所私客力持之約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
閩也余時為僚握手效勞見其色犁然黑也就而與語氣
鬱鬱不能舒曰約之得無過憂乎顧而不答固問之徐曰
束之有懷先生識之矣約之每出治吏檢括案牘窮日夕

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無不人人滿意比歸休舍
輒仰屋慨嘆憤恚跼蹐家人莫喻其故第左右羅古圖史
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杯下已而忽大嘔血頃臯可
數升病瘠矣余乃撫其背曰夫疾者非他恚忿積於中而
強以酒澆落之中氣轉結痰

且有大患約之頷然之曰愛我愛我於是絕不復飲病亦
漸愈居數月而別余乃訪約之於家則飲猶昔也曰夙疴
幸舒不爾輒復鬱鬱余曰雖然竟忘疾苦時耶旣而約之
徒河南提學余亦待罪魯藩遣使往訊報幸無恙一日蒼
頭忽至以書送醫曰束身被狗馬過不忖量勉強赴職事

會科試且迫坐有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郡之士三月而
畢乃今病不能支旦暮且死矣柰何惟執事憐之而醫故
王府籍也素偃蹇無狀乃卑辭厚禮禪從事挾之行比至
而約之疾已革矣猶張目視曰東沙念我東沙念我遂瞑
而卒會道思僚於藩枕之肱而哭之乃與吾鄉周大卿經
紀其後送其妻等以歸所著詩文若干卷唐應德刻傳其
詩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不信哉夫此一陳子耳冢
宰懟之而不能害比兩侍郎之知之也而不克舉何言其
它乎夫矣陳子之博洽高融洞古聖哲之微言明習吏事
其所厝注井井矣此與僕遯膚凡無所比數者奚帝口天

壤已也彼其脂膏比周改錯幸合胥以揚鴻漸之翼而享
黃髮之期而陳子徒以執萬履繩所在齟齬至憤恚而死
年纔三十三耳而妻子又無憑席之業則豈非定命之不
移者耶抑或摻刺刻深抗引太峻天忌其然乎

浙江圖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道林蔣公行狀

邑人柳東伯撰

正學先生蔣公諱信字卿實號道林其先鳳陽竹林里人
洪武初五世祖諱文舉來判常德郡事遂家焉高祖某曾
祖某俱潛德弗耀父諱經號惠菴以公貴贈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天性慈惠雖自處甚窶而卹人之急如恐不及姚
萬氏贈宜人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歲八月丁亥生先生于
所居周市里先生生而骨相稜起神氣即秀甫六歲入小
學誦聲琅琅不輟先輩陳西谷公良一見竒之曰萬氏之
甥何其與吾門大相遠耶十一歲伯兄傑卒遺嫂徐氏年

尚少生日持小學并列女傳講誦于前以堅其志年十
四惠菴公卒先生毀瘠遵禮過於成人年十八攻舉子業
縣尹應公能以縣庠久之科目請于督學歐陽公且特簡
先生及一二同輩克弟子員年二十娶廉州府節推姜公
某之女為配蓋姜公器異先生遂以予許之時家益貧饘
粥常不克先生不少介意稽古求志晏如也鄉邑士多折
行輩與之交間受業焉次年補廩膳生娶二年而姜氏卒
踰年再娶李氏舊居陋巷復燬於火乃僦母舅萬氏宅居
之與先外祖太守文橘菴公澍為比隣文公博雅清介有
古人風填許可聞先生屋身有法雖盛暑袒裼大異之每

稱藉於士大夫之前會正德改元賫詔沅江縣令素聞先生名厚贈之先生悉却不受先生少喜象戲時有效送則袖紙杆以往或以玩物為戒先生即取其杆焚之自是不復賓一日其天性果次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閣齋公元亨論聖賢之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即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冀公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蓋先生無即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而冀公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真曠事也五年庚午王

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潮音閣有醫氏杜仁夫者携
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爨
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偷生陽明
先生一見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遂因杜氏偕閣齋
冀公見之陽明先生後語冀公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
無何先生偶抱羸疾歲乙亥病益甚噦血幾不可起先生
乃謝醫藥借寓道林寺一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
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腴一片虛白
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溘然去體矣先生嘗
曰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

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怕將
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
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痒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
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
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
去嘿識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個光景
這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入寺時有風
波偏好試操舟及手段入雷風力量翻天地之句又常自
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鍛鍊精純
神明渙發自知自信自悅自樂有莫知其所以然亟欲共

諸人而又不能以語人者蓋天之所以重有屬於先生之
所以善承乎天者此其一大關鍵而論德者尤不可不知
所自矣戊寅年春督學張甬川公邦奇至郡首延先生與
之論學以畏友待之遂為海內知己毛東塘公伯溫以御
史按常試諸生得先生所為中國相司馬論大加賞嘆謂
卽當魁全楚十月遭母宜人憂甬川公甚嘆息寄詩吊之
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
處以大統曆所載吉日行事人呂為異而先生斷然不疑
己卯秋辰陽門人覃廷謚高等先伯父諱維十餘人皆北
面請學先生於道林之墅築甕牖居之教以靜坐及孔門

求仁大旨自是舉業章句之外人始知有聖賢之學而聞
風嚮慕者益衆矣是冬繼配李氏卒舉柩將塋萬宜人之
側鑿墳見水衆莫知所措先生曰吾妻也即令舁之還舍
後旬日改卜其兆藏焉里人嚴氏病疫闔室不起雖親族
無往來者先生朝夕躬侍飲食之一室賴以全活其破俗
率類此十六年辛巳再娶封宜人柳氏不肖姑母也初筮
之得鼎卦柔明順聰明之兆雖天合有在而先生儀刑之
化有不可誣者嘉靖改元應鄉試內外簾官閱其卷咸慶
得真才試之日先生右肘病瘍書卷不能甚楷主試者謂
其不恪也寘不第以先生才望蠖屈且久人不堪其憂而

先生怡然歸耕若將終身焉者二年癸未先生應歲貢赴
京師始謁湛甘泉先生於卽舍執贄四拜因呈平生見處
甘泉先生首肯之嘆曰楚中有是人耶遂留館穀與論聖
學精義凡數月而歸甘泉先生送之曰吾道西矣歲丁酉
省甘泉先生於南雍遂入太學甘泉先生以學者須先識
仁論試諸生先生所作獨深契其肯費尚書鍾石魏司成
莊渠二公見之皆嘆服以為不可及時海內之士問業甘
泉先生之門者甚衆應酬不給則以屬之先生先生簡易
和平人有不知甘泉先生而遂之先生者丙戌歸自太學
居道林里諸生復集改葬父惠菴公母宜人於南羅庄東

畔之原丁亥甘泉先生謂先生德業行藝足倡多士自南
雍移文湖省促之再入太學戊子先生年四十六中應天
府鄉試再會試京師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乃與太原
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潘公子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
呂公光洵及一時有志之士相與講明正學日相淬勵每
公暇則相訂所疑砭所偏常至夜分相期以立己立人達
己達人而不為口耳之習也八月授戶部福建司主事尋
奉差督解軍餉於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
較不已先生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文竣事而已時
先生位雖卽署望擬公輔諸公雖比肩立而畏敬之若師

表潘公高曰孟子沒而得孔子之道者濂溪子也然非明
道子則不能見明道沒而續白沙之傳者甘泉子也然非
道林子則不能一故求孔子之道者求之道林子可也魯
公汝檀曰道林子聽其言者勃然觀其行也惕然不為標
異不苟尚同吾是以知其志同仁也浦公應麟曰道林子
平居言動動中矩矱而當官蒞事明允沉練不憾不紆所
謂賢才而老成者與錢公薇曰大哉孔顏其嘿以天道林
子握逝者之體銜不舍之用靜無靜惺惺者靜動無動疊
疊者動故常默然天流行也潛顏而潛孔也此皆深知先
生而心服之言也丙申春陞車駕司員外郎奉恩例贈先

生父如其官母與配姜氏柳氏俱宜人宜人謀所以倚先
生中櫛者乃置一婢為之具衾褥以請於先生先生不應
宜人知先生意遂更嫁之蓋先生善養心而耻狗彘久決
此一關矣是冬陞四川按察司水利道僉事丁酉春赴任
所過士儒望風請謁得其一二語轉相傳誦播州土官循
常套以金餽於途叱去之其地舊用關堡戍守久廢苗寇
白晝流劫為商旅梗先生即條其事於撫按復其舊民賴
以寧先生舊知民間利病視人陳餒流亡痛在肢體一夫
不獲若已陷之所至輒悉心搜訪興臺廝隸亦假以辭色
人以是樂輸其情比得其釐革之端則以身任之凡有利

於民而上或忤當道中或拂鄉土士夫下不便於有司者
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革岷江一帶水路遞驛紅馬船
隻人夫歲省官民冒濫之費若干緡各衛養馬草場多為
豪右占種且久先生申令盡夫出之歸於養者牧政以復
其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全黎二夷爭路讐殺禍且未已
欲得揀弊而全利其法有三一日復秤盤之舊二日禁湖
茶之入三日限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
咸日自百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
事有殺人二重獄寃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得真
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反戊戌化

管提學道巡歷校閱汰冗濫杜請託崇實行人莫敢干以
私開講於太益書院時遂寧舉人章評成都生楊珩南充
生張鑑保寧生劉元凱等被簡育一時翕然興起己亥入
賀聖節歸任庚子監鄉試性學一策出先生手筆自明道
善惡皆天理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數言之外鮮有臻斯
理者有道士以妖術憑愚民武奪於通達官司使人攝之
莫敢近獨先生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復驗遂寘之
法蜀之俗至是不變先生嘗所經歷民思其化咸尸祝之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辛丑四月赴任作聖諭衍以寓約
束好士愛人真氣薰溢見者自知其為有德之言次年壬

寅於公署左右脩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右曰正學群一
省之士凡質可與進者廩而誨之有家難則周卹之疾則
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致勸懲侍坐弦歌宛然家人父
子也以是不省者媿且革惰者勸而文物之度仁讓之風
埒於中土矣置陽明先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
四衛廩膳生額如中土邑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伍衛
生鄉試附於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
是便之科目日盛城中有點民易渠某某者投入土酋司
中撥置為不法巡按趙方崖公大佑訪捕之士酋烏合其
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變居民惶惧奔避撫院謂當招

撫之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不可行也即遣人持牌
以法諭之士首舉手曰若得蔣爺處我敢不聽命遂戢衆
而歸蓋先生素行孚於蠻貊雖窮村僻寨皆知慕而誦之
趙公敬先生不以常禮事有疑必虛心取決焉尋薦於朝
其畧云身心之學丕振文風光大之品允孚蚤譽即其造
道蓄德之深當居官輔成均之任不報時癸卯春也五月
先生病且亟懇歸於撫臺劉培菴公彭年劉公以既無養
病例復重其去適督府檄取川貴兩司賢能官各一員赴
辰沅議邊事劉公遂以委先生越月議事竣病且愈即歸
武陵為終焉計劉公以鄉試事重且迫數遣人促還任七

月抵貴州御史魏古厓公洪冕蜀人有宿憾於先生時復
巡歷外衛不知先生來去之由劾奏先生擅離職守遂被
旨既是講學蔣某着回原籍為民蓋時相訪嫉道學之名
亦不復為先生地矣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橐
二日乃行劉公見之嘆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真道學
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先生輿不忍別先生留詩最
之時海內方以先生出處卜世道屬有大行其志之漸而
隨時坎止乃或尼之識者莫不為世道人才扼腕歲甲辰
先生年六十二聞甘泉先生遊南岳往從之唱和彌月歸
居善德山新舊門下士數十人依止僧舍交請益焉先生

一切家事不問而抑宜人真靜幽閑內助無遺力登臨嘯
咏雪月風花若有以默貽之者願省郡連歲赤土道殣相
屬先生憂形於色即邑長吏圖所以拯民者必敬詣先生
先生亦悉心籌之貪暴斂戢吾民賴先生陰被之澤實多
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戊申巡按湖廣御史王恩質公
忬薦於朝畧云經濟之才性命之學使在聖門當居顏氏
之科不報八月再遊南岳時潘公子正分憲衡陽請先生
開講於甘泉精舍石鼓書院登祀融峰觀海日每以其駢
駟馭鶴之趣寄之聲詩衡之士多從遊者遂省甘泉先生
於廣東開講於獨岡書院促膝傳心顯言密証先生師生

之分豈尋常省覲之情已哉己酉春始歸總制張淨峰公
岳訪先生於德山先生為之論知崇禮卑之旨十月始卜
築精舍於桃花岡學使大集先生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
來者即以精舍田所入廩之先生惟四孟祀祖考則一歸
城餘日惟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
臨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先生時自詠乾
坤二卦文七月詩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
發進脩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於勿忘勿助之間
以歸乎中路下至童僕洒掃之事亦曲體其情蓋先生從
容洒脫靡所留情而清明在躬自無所不照時講學者多

事空談反為專務篤行者所嗤鄙及至先生則人人委心
焉冠蓋往來必造其門深者茹其實飲其醇淺者亦神醉
歛衽而心服歲辛亥春坊趙太洲公貞吉以謫官過訪壬
子湖廣巡按御史胡梅林公宗憲兩請桃岡請教以白金
助脩舍之費十月遊金牛山益陽令劉激懇請先生開講
於龍洲書院甲寅遣子如川門人桃世英赴廣東為甘泉
先生九十壽乙卯太史羅念菴公洪先以書問格物先生
為之極論其義往復再三羅公深有契合丙辰與憲副陳
朗谿公仲錄再會甘泉先生於衡山而還戊午聞潘公高
訃哽咽哭復為文遙奠之蓋潘公為先生道誼百年之交

而先生之於朋友或卹其難或歸其殯或撫其遺孤尤今
世所鮮者連歲以島夷之亂徵土兵永順保靖土酋往返
經過必進敬拜先生致歸依之意仍嚴戢其下既歸猶歲
時候起居不輟嫂徐氏既改適復喪其後夫無所倚仍迎
歸養之終其身以禮葬之已未作精舍於金霞山與嘉魚
尹介石公相陳朗溪公遊焉先生夷粹懽愛平生不為矯
矯之行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旅有以困乏告者輒捐
金濟之不逆其詐一行之善雖在婦孺臧獲亦樂道不已
平日距佛老甚於猛獸洪水而其徒有精心苦行者未嘗
不受重接引之先生居起飲食不異常人齒既暮鶴步童

顏不知者皆以為內養所致十一月辛未感痰疾遠近門
人更迭環侍先生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無他語有勸以
服藥者荅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道五十四晦菴七
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更何藥為疾近危殆而
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續前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住青
山十六年歌遊多年萬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
吹上天又曰吾儒傳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
桃園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無何甘泉先生所遣門人謝
東湖錫命齋軸獎為先生八十壽者自廣東至門人汪魯
泉若泮兼持馬心菴廷錫問學書自貴陽至先生大喜十

二月三日庚子命子如川邀汪魯泉於榻前與之論慎獨之義斯一息尚存之時也二子與諸生侍於前漏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衰經執事哀慟如喪考妣遠近聞者知與不知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正學先生予嘗論之貧與病人之所甚惡也而先生樂而甘之榮名人之所甚慕也先生以綺歲受知於當代名公壬午之魁鄉選已垂手得之而先生去之若忘不少芥蒂此故何哉盖有意於其遠且大者而不暇屑乎此也世之學者棄根本而從事技業舍經訓而迷神傳註其為淺陋固不足言乃有高明之士號為知學者顧乃舍格致而語靈明

鄙深造而崇頓悟以一悟為了手而不知明物察倫為何事此程子所謂其害甚為揚墨者也惟先生之學以孔門為的而得天地萬物一體以為宗其功全在靜嘿而其握之之要則在乎有無動靜之間是故敬直義方同體並至精明四達渾合宇宙非禮一念神與雷迅化與冰融而內外博約心事得業廣大精微高明中庸一以貫之此則不犯人力不落聲臭顏子所以三月不違仁而子稱其庶幾乎者此也故先生之言曰聖人惟無我故其善致於不可窮衆人惟有我故其惡亦至於不可窮又曰聖人之覺合萬物以為公二氏之覺外一身而守寂又曰教不倦即是學

不厭脩己者脩其安人之理於己而已到家齊國治天下
平後摠只結裹得一個脩身皆其實際如此是故其為人
也無適無莫無將無迎其蓄德也弘其任道也毅其存神
也密其析義也精其動容也恭其生色也睟道同天地行
貫神明煦若春溫涵若海漚潔似寒潭而波光自照瑩如
冰玉而虹彩自流其燕處也竟日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
酬雖有拂意至前而無一毫疾厲徵於辭色其事先也奠
祭必仿古禮四孟之外不事俗祭祭之日夙興正衣冠體
脯必親視之敬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肅不令而共
雖僮婢未嘗以叱咤及之而門內屏息其待人也自達官

貴客以及里閭姻婭常款留竟日隨分勉以所當為而人
樂聽其言不忍遽辭去有少年暴抗不知此學為何物往
往竊非之或偶一接先生則恍然失其故態即不遂執業
猶終身嘆服焉從遊之士見其根器厚者則亟誘掖之若
恐其不一日就也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忍棄絕質
疑辨惑踵至於前或竟日或夜分人或有倦色而先生循
循亶亶端其兩端小有過惟恐為先生所知先生偶知亦
不忍面正之也而其人媿汗自無所容以是士之至者莫
不虛往實歸隨其才質各得所欲與人論學人自盡所見
而後徐折衷之宗旨既同則訓詁不求其合志向苟切則

文藝不必其長惟夫借吾儒之近似而陰附於二氏者則
秋霜烈日不少假借於片言之間如標摘羅念菴公冬遊
記與谷何吉陽公遷論學二書使人讀之不寒而慄蓋先
生衛道之情有不得已者如此其論格物也則謂格知身
家國天下之同乎一物知止知本即是知致乃聖學始條
理之事而後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體認天理
曰未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
文約禮知及仁守莊莊動禮則謂皆為學術偏內偏外者
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之行則謂古人
以德性澄徹嘿識為知以怕其德性緝熙為行而後世以

聞見為知以隨事檢點為行決非聖人之旨論性則謂氣
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理一而分殊原無天命氣質之
別學者惟致其不睹不聞之體以復於無聲無臭之初則
性之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為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
擬議論不愠則謂聖人以忘我為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
己論古人則謂伊尹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之見知
之列范文正先憂後樂實有得於一體之學他如陶靖節
諸葛武侯韓魏公雖其見處分數多寡不同后儒槩以不
知學目之似非通論論治生則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
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寡為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

當先知學凡若此者屢屢言之其所以揭道要闡性靈正
人心闢邪說真有周程張子所未嘗言者而先生始發之
先生之有功斯道可謂大矣先生不屑於藝數之學而於
天文地理星歷律筭諸子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槩其謂春
秋一經皆魯史之文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刪之一句之內
褒貶自明初不假於傳註謂古帝王只郊以祭天社則便
是祭地圓立方澤之說非古后世分合之義俱失之此則
破漢儒附會之陋訂千古不決之疑蓋先生曾次廣大以
一心也貫乎天地萬物而不以天地萬物累乎其心故其
見處出人意表輒如此其所為古文絕似韓歐而理趣過

之至於詩歌不屑屑於此偶聲病而直以適然會意之景
發其悠然自得之真本非詩人蹊徑之所能拘而其中精
鍊超詣之句又有詩人輩所不能及者著有聖諭衍古大
學義桃岡訓規及門人輩所輯道林文集續集後集桃岡
日錄道林講義諸書行於世配柳宜人為先伯祖壽官諱
應星女後先生生十五歲成先生之志者宜人有力焉子
男三長如霖李氏出府庠生蚤歿先娶平度學正胡公珊
女次娶瑞金縣教諭李公天祥女今守節自誓柳宜人所
生次如川縣庠生娶儒官唐公演女次如止府庠生娶金
堂知縣尹公新民女女四長適郟城知楊公紆之子應寬

次適龍陽方伯李公清之子與檀次適憲副陳公仲錄之
子可禹次適常德衛指揮張官之子天秩俱庠生孫男四
長孟賢孫庠生次孟祥孟才孟竒重孫男一如川如止孟
賢以嘉靖四十年二月初九日奉遺命葬先生於金霞山
之羅帶峰先生嘗屬如川曰孟卿侍我久我且化撰吾行
者必以屬孟卿志吾墓者其孫山甫也夫伯之愚劣豈足
以知先生而且自恨以身名謗學為先生辱雖然吾滯官
下邑不及侍先生之沒未有以辭於先生而先生則古人
矣痛念樞趨昊天罔極竊惟以先生之德使得贊密勿執
化柄必能格心論道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即不得此徒以

一大司成處之亦足以措範士類培植人才以陰翊夫重
熙之運而僅僅小試於省泉而已焉非先生之過也然天
地之心生民之命所以相聯屬者千古一竅惟人之一字
而先生於斯人直指而顯授之譬之揭日月而麗天決江
湖而行地先生所以仁天下萬世者其功大小又豈俟得
志行乎一時而后為快哉伯不敏不敢負先生相屬之意
輒以所知見萬一次第其辭而人之見之亦足以知不肖
辱先生之罪大矣知德者其諒予言之不誣也哉



浙江圖書館

四川按察司副使遠齋顧公墓誌銘 呂本

昔予與遠齋顧公同舉于鄉又同舉進士居京師又同里巷數年聚首無虛日談道義通有無兄弟不過也公嘗曰吾二人他日得歸老林泉餘慈密邇可朝發而夕至會晤傾倒當不殊於今日予自辛酉遭太夫人之變歸且八年而公謝政亦久方怪斯言之不踐擬折簡促之而公竟不可作矣嗚呼哀哉公子瑋持龍畢葉公所著狀來乞予銘諸墓石予安忍銘之雖然予安得不銘之也按狀公諱翀字曰翔遠齋其別號也其先山東人宋建隆間有諱澤者宦餘姚愛慈谿山水之勝徙家焉八世祖高舉乾道間進

士生武進簿炳炳生坦舉紹熙間進士入國朝科第代不
乏人傳至贍生文文生銓公父也以學行著稱曰西嶼先
生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前母張氏母方氏贈安人公生岐
疑不類凡見稍長篤志好學弱冠遊黌校聲名籍籍嘉靖
戊子舉于鄉壬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治南旺
諸泉至則釐革宿弊疏濬泉源使夫必受直而漕無滯艘
公私稱便奉勅查理山東藩泉及諸郡贓罰蓋前此所未
有也公秉公持法風采振揚士論翕然歸之時西嶼公在
署忽棄養乃扶歸莖如禮庚子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
尋擢員外郎公於九邊智勇忠義之士皆廉訪籍記每佐

其長以易置無不當癸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節潁上
兼攝徐州兵備道徐潁地跨江淮多巨猾劇盜難治公
從容料理案無留牘而地方寧謐故事江北直隸諸衛更
番赴京操備率五之一公稽軍伍逃亡空虛乃奏減五一
之例豪惡毛至剛占奪民婦女田產恃雄貲無忌公竟捕
之置於法潁壽間盜多株連不解公下令曰以姪隣連坐
者勿治即日歸農者無數按交薦方期大用適以舊在兵
曹查黃註誤左遷許州判官轉真定通判大名同知復擢
河南僉事時鄭府橫恣不法公悉緝治之遂歛跡彰德宗
親王守道白晝謀殺其兄御史入賄欲從末減公廉得其

實堅執不可御史銜之誣他事中公公與訐辯御史竟落
職而公亦改福建未幾丁繼母陳氏憂乙卯服闋補雲南
未抵任予適視篆吏部知公淹滯獨甚擢福建布政使司
叅議時倭賊猖獗而福寧尤急巡撫王公詢特以公徃勦
之馳至其地凡可以禦備之者無所不至一捷于秦輿再
捷于大金閭峽三捷于州城之外斬首三百餘級俘馘二
百有奇賊大挫逃遁地方底寧此誠非常之功撫按奏聞
上嘉獎賜以白金文綺庚申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去之日
福寧士民攀卧感泣立祠祀之四川松藩古維州境外地
也軍夷雜處叛服不常公至動中机宜形格勢禁一發即

就戮有奸軍周尚武者陰蓄異志公訪知擒其首十八人
如儿上肉餘黨悉平因條畫五事嚴責成以馭兵威遠權
事宜以防奸制變復舊額以賞夷安邊完逋餉以足食養
兵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巡撫羅公崇奎謂疆圉大計無過
于此乃䟽請行之而公以西土寒甚不堪壬戌堅請致仕
歸歸六年而卒公敷歷中外逾三十年所至功見言信威
惠並行固濟世之才也但屢躡屢起竟徘徊藩臯間而止
士論惜之公心懷忠信氣和溫雖已貴顯恂恂若儒生及
當官遇事則據理持法毫髮無假借如毛至剛王守道周
尚武等事真所謂萬人死性凜然不可犯矣聞者莫不歎

裒起敬公孝弟儉約尤出於性生葺先生祠置墓田待母
之兄弟與己之兄弟恩愛曲至以至宗族姻黨故舊皆盡
其力之能為各有所濟友人鄭朝濟者父子客死清平公
萬里歸葬其骨此古人所難若其自奉則布緼藜藿終其
身而所以教子孫者讀書為善之外不問焉若公者世豈
易得哉今老成云亡典刑遽失其可慨也夫所著有公餘
拙稿蜀行稿軍五約束若干卷藏于家公卒於隆慶元年
十一月七日距生弘治丙辰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二配氏
封安人子男七長瑤遼州判官娶贈少保趙公廷議孫女
次珍國子生娶學生姚公沫孫女次塘光祿寺署丞娶餘

姚邵知府元吉女次璜娶副使羅公縉孫女次琨邑庠生
娶都御史徐公錦孫女次琛娶府尹孫公懋孫女次琦聘
姚舉人棕女孫男十瑤生以孝以忠以廉以節以信以義
璜生以誠琨生以謙以訥琛生以禮孫女六曾孫男女各
一小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臺鄉廟寰山之原銘曰
奮跡甲兮科成名通籍金閨兮工兵為臬為藩兮志安民
生載躡載起兮每困而亨位未酬德兮心無所營浩然歸
老兮訝詠太平胡不壽考兮比算籤彭悠悠寰山兮公之
佳城千秋萬祀兮既固且寧

ALL
DATE
FIVE



浙 江 圖 書 館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公墓誌銘

茅瓚撰

公諱源字宗乾別號龍江其初自汴從宋南遂家錢塘上
世隱德弗仕至曾大父士寧始以其少子誠貴贈右副都
御史生子謙授徵仕郎謙生璿松江府同知璿生公公生
而茂異既長內奉松江公教外與其兩叔父叅政公玘御
史公瑄相摩切學遂大成弱冠補郡諸生以文高當廩會
同舍生年老輒讓之惟益務讀書如故每學使者臨校藝
往往置高等嘉靖戊子上命選朝士有文學者出典省試
而長洲陸浚明無錫華德啓兩公者實司浙得公文奇之

以禮經第二人薦戊戌中會試式及廷對筆下數千言上
覽之賞其切直賜進士二甲第三人授工部虞衡歲收諸
所輸縑若軍仗當事者惡其濫惡輒鹵漬而刀碎之輸者
大困及公以膏硃印識縑兩端以烙印識軍仗濫惡者不
得行而民免於困荊州例確稅當是者易以垢壞公受命
往榷滿歲卒以廉稱尋進屯田司員外郎會太廟役興江
淮運木者多後期不至上復以公往劾慢吏詔械逮有司
震恐事遂集然勢家亦以此忌公迨遷公遂得廣西僉事
閱歲有追叙公勞者稍改江西其廣西時兵部尚書惠安
張公實總督其地負碩望察吏少當其意者及見公獨折

節下之入叅謀畫出董師旅多以屬公時屬郡劇寇掠人
妻以邀厚贖官兵不能制公用間擒之并滅其黨及徙江
西行部至南安方解轡即按治知府其不法事某即日解
印綬遁去贛故所招新民互格殺會有以反告幕府議以
兵往公謂仇殺新民故事耳激之則易以滋亂不如遣謀
而柔之幕府善其策果如所料民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
司叅議福道里固遠阻京師令歲出其所徵易輕齎市諸
物以輸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倍蓰管輸者偶值其害即
破家不足償後益通不赴公至三分其等為上中下以極
利無極害者中則自為一等無所無輸者趨便而後益集

久之會御史某以清軍至福檄公厚聚將以貽所趨附公
却之改遷江西按察司副使舊僚在福者或勸公孫謝以
釋其恨公益却之乃以竟是被撫而公方厭仕進冀以老
歸卒亦果如公志而公仕江西職兵務其處置尤偉今鄱
陽湖中令沿境迓護客舟使盜不得劫即偶得劫勒其地
使邏獲不獲則罪之盜遂衰息亦其一事也公為人謙厚
簡慎孝友惠慈貞亮明允故於家於鄉於官靡不以德稱
至其窮研博極稽考作述則又為當世學者之所宗云晚
闡龍江書院老其中鄉大夫士造請無日虛學宮憲老郡
侯每鄉飲得屈致上賓以為重迨其歿諸生爭走請列鄉

之賢而督學范公亟下其議令所司報行意可以徵德矣
公生弘治癸丑八月二十三日卒嘉靖辛酉十月二十六
日其子太學生果持南宇高宗伯狀來丐銘余義不獲辭
嘗謂公當無事時宛如處女遇事胆張萬夫莫禦歷仕中
外所至有聲歸老子鳳凰山真擬迹于洛下耆英矣銘曰
吳山之麓大江所環實生我公為國屏翰當其時乙宛如
處女遇事胆張萬夫莫禦歷仕中外所至有聲歸老子鄉
洛下耆英人亦有言內舉不避豈以姻婭嫌于私昵吏民
銘之百年考德其在于斯



浙 江 圖 書 館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潢南胡公墓誌銘

余嘗覽鏡中州文獻之傳蓋自兩程兄弟崛起倡明以來
一時聞而興者若張謝劉呂諸令哲賢智之士皆燁然有
以表見於當世然一遠師門講習漸異故伊川歸自涪陵
有皆流於夷之歎而他日寤歎獨謂尹氏彥明為能不失
其正斯亦足明執德信道之弗易矣其後晚出者往往流
於空虛而不足以涉事耦變以成天下之務信有如東萊
伯恭之所私慨夫學不足以涉事變耦而成天之務此豈
儒者之學也哉自後浸微熄時有同異至元魯齋許氏幾
矣然於大本一貫無聲無臭之微論者以有遺說焉近世

若月川曹氏之醇慤柏齋何氏之貞介浚川王氏之辨擇
要不可不謂有志聖人之學者然皆果於自信而近乎墨
守則於千聖以來真哉正脉猶覺不能無一膜片縷之隔
也嘻斯其可易而語哉此蓋見吾漢南君焉君質材英敏
鋒穎露拔疑若難於並為仁者晚乃取友當世退自省發
憤排思惟耻於虜襲而又弗固以滯足以適天下之用而
成其務蓋嘗寄我中庸大哉章說洎孟子養氣測語要之
獨窺其深而又不詭於聖哲之訓是亦足與聞乎斯道矣
惜乎方見其進而遽見其止安得不令人重感於材之難
成而易折而道之弗易以明且行耶以余之不敏雖亦竊

有志焉然擇弗精而行罔篤蓋實自省而惴惴而君之諸
子不遠數百里緘詞肅幣猥以墓中之石見屬且曰是先
君治命意也嗟乎死生存歿山川悠遠余安敢以不文辭
耶乃即君之里之友李龜湖氏所為君狀攬涕而詮次之
誌曰公諱賓字汝觀其先江西人六世祖號八公首始徙
光而家之因占籍焉八公生添祿祿生志高永樂癸卯舉
明經訓導黎城尋告歸曾祖諱滿雅崇禮讓有父風大父
諱球貢受四川雲陽縣令稱循良父諱用中沉毅方正深
行學力亦不遇貢受蘄水縣學訓導卒贈徵仕郎兵科給
事中如公官郡人劉嵩陽太守銘其墓奕世馴謹表於汝

潰云公生而穎異自髫髻已能屬文年十三選克儒學弟
子員即有聲諸弟子員中考常異等以四詩領嘉靖辛卯
薦鄉錄其文以式多士會母疾不欲上春官贈給事公強
之再不得已行會試中式稱疾亟歸母夫人尋愈乙未廷
試賜同進士出身戊戌授行奉人詔大名開封諸處開讀
己亥祭塋 建安王庚子拜兵科給事中以謂兵馬國之
大事顧令作役而諸監工官利其通逖慮使之誅求日急
軍政日壞因上疏存恤京師馬驢習為姦利賄通太僕諸
役局易民所俵馬更販鬻馬以大耗辛丑虜大掠山西廷
推大臣有武備者一人往經畧之時被推三人各有難色

詞公草疏率諸同列論其臨事避難不忠狀詔罷譴有差
廷中慄慄推重尋議畿輔保障全恃大行而真順懷相諸
郡枕太行不可無備宜責諸路撫臣豫焉無勅力部宿軍
餉咸切機務是歲畿內大饑粟踊貴莩死者多公疏請和
糴浔發粟十數萬賴所全活甚衆壬寅聞父病蘄水即疏
陳情赴蘄水父捐館財八日哀號幾仆扶柩以歸事如禮
甲辰服闋復受兵科給事中時有詐為璽偽撰武臣貽黃
者事覺詔遣公治其事公檢內外貽黃悉覆其弊端疏請
遵舊章注專職置底簿定揭毀四事積弊以祛人服其識
丙午詔冊封岷王餽遺一無所受考績轉吏科右給事中

時都察院副都御史闕員巡撫僉都御史某欲緣以入公
抗章歷指其奸賊不可任上是其言丁未春考察山東布
政使某時宰庇之尋推撫遼東公疏詆其罪語侵時宰々
怒輒抵公罪左遷亳州判官無幾微動顏面比至毫躬敦
儉朴帥先僚案暇日與諸生發疑論難稽古考德旁邑聞
而來者集講下居歲餘得量移南京太僕寺丞丞固無事
時與余坐瑯琊濯庶子泉齋論學術嘆士習之益早所關
繫世道至不細或相與切磋砥礪庚戌擢山西僉事會當
防秋詣急繁峙激厲將士督脩城堡嚴守備大為總督許
公默齋所器重任子冬聞母夫人喪即日奔歸乙卯起除

陝西僉事兵備寧夏無管糧儲先是糧不宿儲至失時翔
貴丙辰又大饑軍告急公為稍增估直以致之期月致穀
十數萬斛賀蘭山東故無城堡虜得恣出沒夏人病耕公
按尋前人基緒嚴督僱功延袤可數百里虜不得馳民狎
于野鎮人劉西崖大叅為文頌之晉本省布政使司叅議
分守關南駐金州去夏之日軍民環泣遮留至不得行公
為泣夏去至金金在萬山中居民獷悍百務弛廢公歎事
立痛繩以法檢行縣廩得漢陰自河兩令不法狀按如法
諸邑肅然敬憚之民有趙打虎者坐征紫陽山賊功不賞
怨望調征倭不行公悉械致其衆宣示威福激以忠義咸

願笞自贖乃各笞數十隨第行功賞趙因感泣奉惟謹盜
為屏息境內無事時誨諸生衍以忘倦宛如判毫時丁巳
春陞山西副使去金之日士民泣送如去夏而諸生中至
有羸糧送迨四五百里外者夏五月取道過家上塚與親
賓讌集共歡世方望其大有為而意倦於行乃七月疾作
八月二十有四日卒矣卒之朝猶強起整衣端坐詳定殯
議訓戒諸子其精爽不亂如此公為人莊重立朝無所附
麗在諫垣侃々正論見憚同列闔門視草務在勿欺一日
草劾布政某鴉聲甚惡至墜廳事公竟上之其搏擊不避
禍患類若此居外藩務持憲體引大義不詭隨臺史意旨

故臺史不甚汲引之然公論日著性尤孝友恒以父不及
養而母老養不能迎故數任不携家常憂弟賢多病為分
俸置產令自適雅厚族黨時推其餘以相贍與朋友交重
然諾有信義不能婚塋者率助之好德如飴聞善即拜以
故海內多士多樂與之交如康山邵君南南玄戚君賢旺
湖吳君嶽青崖胡君汝霖盧峰陳君邦修皆與之莫逆而
里中龜湖李君時春則意氣深相許者至不肖亦謬與焉
嗟呼公以奉職持論遭謔被斥總一振起即復長逝懷濟
世安人之畧而弗竟其施抱鞠躬陳力之心而迄已焉已
焉位既不酬其勞而年又不副其德君子不能無惑於天

夢夢也公生正德丙寅正月有十二日配張氏封孺人恭
懿和惠克配於公生子四伯紹虞增廣生仲繼虞學生俱
馴雅能文叔嗣虞季承虞皆幼女子五人一歸州學生員
賀君子遐齡一歸陵川令張公子舜壽一字南京應天府
丞喻公子三玄一字醫官陳君子九思一幼未字孫男子
二人女一人銘曰嗟觀汝貌奚其生奚其死噫將天有心
抑亦無心以謂無心耶曷秀而仕謂有心耶曷適其止噫
彼張禹胡廣胡壽而祉此賈誼董生曷拚而圯噫豈天道
之何常抑世路之多否噫瞻彼昊蒼哲人已矣今此下民
伊於胡底噫

按察副使水南田君墓誌

君諱汝耕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予同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乙丑又同予舉進士已而憂歸服除授行人選中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闖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謁攻詞賦予既交旧而雅好何舍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殺身无益章主之暴嗟乎嗟乎迹与心違命与世左是以西山餓夫夫也然勤父

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值端揆虛位爭進者類禦徒然勤
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

旨斥然不褫職又劾武率時源恃功淫從遷江西提學僉
事江西虽號文邦士習謏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
合素所評輒歔謹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叅以今試者
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
記徃以筆業譽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 敕諭夫知

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
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
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升謗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

憲臣及僚屬其侵官乃其升謗當考官時南臺刻之計山

西方謗起共欲拊入不測淵然止言其幸方他无可謫者
古所謂因賤見褒者欵自山迂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
修水利摧庾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四十
五年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声琅琅聞戶外病六
經庸學傳註紛如靡統字稱白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
周易而已詩豎古文集若干卷勤父父母魏氏兩取俱
陶氏女子一人惟屏女適李莘叟徐夢宦前陶一女適和
顏塋以丙申月日勤父授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
中在己巳治刑科遷江西在酉癸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
丑二月遷湖廣在己卯閱四歲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

維勤父閑居維十有二年銘曰
繫行而剛攻辭而章枘
鑿矣只揆義奚防彼精斯稗一槩而量
返服水南樂此洋洋伊誰進賢休以君
襄歲云趣矣孰訊彼蒼維壽弗長維
聞印之維河湯之維文之昌

浙江圖書館

副使章公墓誌銘

禮部郎中陳九川撰

君諱袞字汝明別號介菴君幼穎異不群雖長治舉業為
瘁生然志以古賢豪自待早失怙恃家甚貧而苦節危行
恭其兄而友弟甚至常病俗儒不知經術剽竊為詞藻耳
故博學精思期以致用旁究釋典了其大意嘉靖改元以
詩魁鄉薦明年舉進士出身選試山東道監察御史久之
實授累疏論時政劾長史即卓然有直聲然君有徃徃追
悔以為逐時沽名謀國之忠未純也肆年巡覈四川貴州
軍餉事竣東還得告捌年即其家起督南直隸學政君既

拜

簡命益自淬濯以立師道不作樹桃李念先德行而後文
藝以進退多士一無所阿徇士習為之一變於是聲聞日
弘拾年廷議削夫子王祀君以秦漢來王其臣諍之不出
可為福建建寧府推官得謁練氏夫人墓肆載遷松江府
同知福良威奸二郡人至今稱之拾伍年入為南京織方
員外郎尋遷武庫郎中拾柒改考功郎中司南京考察有
御史怙勢貪殘張甚首黜之遂倚時宰誣奏歆中公以報
怨而公論方偉君不可奪乃寢拾玖年冬得陝西之命君
嘆曰吾老隨行折腰仰面以事人且必重得禍不欲就其

兄固強之乃行期蒞任後即從初志及秋會不虜深入山
西君當署潼關兵備幡然曰詎未可去也即出繕城堡整
甲兵日忘其勞為戰守備秋冬寇退而代者至乃以疾白
兩臺以聞即日携孥出關吏部移文留之不及宰執有
銜君者因削為民二十四年

恩詔始復冠帶當路交薦卒亦不用君性澹泊又以親不
逮養平居食不重味恒以儉素飭其子居鄉嚴謹人不敢
干以私至關國風民利未常不剴言竭力生平不習家事
而手不釋卷其為詩文恥練琢蹈襲自成壹家所著有學
庸口義隨筆瑣言古文筆札若干卷持口義梓耳君懲近

時講學之弊不輕講授卒之前壹月東郭鄒子來會同聲
畢集君抱疾革余入視之見其神氣不亂非得於素者爾
邪

浙江圖書館

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沈公墓誌銘

康大和撰

公名鑿字大新少好學工屬文每試輒冠多士領戊子鄉
薦登乙未進士拜興化府推官興化繁庶甲閩中刑獄諸
務簿牒填委豪強依憑城社未易窮詰吏民仰視側睨公
為之如素所熟細析毫毛精中膏肓兩造至前情輒披露
公既善燭人微隱又側怛懇欵不以得情為喜故不鈎摘
而刑自清而峻厲而姦自戢間攝莆篆適歲饑公為開廩
發粟勸借平糶以濟催科急甚公力白於當道權且足之
需補於秋成海堤數決瀕海之田盡沒既理旋壞公歎曰

堤以為民顧反勞民于是躬親督視拓狹以廣易土以石
雖颶風陡作而甃鑿完恃以無虞漲有新畬防無溢水一
勞永逸民比於郡琅范堤云其盡心民隱類如此都憲巡
臺相踵薦奏公才可大用而公亦以考績行矣民遮道泣
留不可則共乞公所持蓮以去建仁風亭勒石頌德比甘
棠之恩焉庚子擢南京工部虞衡主事權稅蕪湖權稅故
毛細易汙為之者徃徃矯厲苛核皦其跡以自炫而無藝
之徵顧沿襲不改公至首除浮梁之稅為籍者三一存堂
在門一頌縣商之輸稅使自取三籍書之及上計即以是
籍上不便籍公至數月額稅僅十之二當事者素知公賢

以歲額不及為公慮密勤稍益之公曰什一法也法可易
手率不益商賈服公廉明至惟恐後稅及浮于額人益以
是重公甲辰遷都水員外郎晉兵部織方郎中奉詔選士
稱旨尋調武選郎中是時武職當考課尚書南塘宋公以
為非公不可請于朝故有是命公矢心精慎藻鑑明清軍
政肅然一時稱得人云丁未擢興化府公舊治也吏民素
請公政教奉法循理不勞而治僅四月以憂去服補闕知
延平府公下車詢民疾苦厲精政理躬節儉以甦坊里均
羨縮以舒驛傳祛冗蠹以清筦庫置徼軍以修火政至若
革舟稅蠲楮贖惜民力慎軍儲不可殫述語在遺愛碑中

而尤加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獎飭髦
俊後皆成大名並所素課豫識士也剡薦交上擢公江西
按察司副使奉勅兵備饒州至則嚴飭衛所懲怠勞動咸
有成法俄而疾作公上疏固求解職待命久之未下時江
中劇盜數出沒剽掠為民害公不敢以疾故緩國慮募集
精勇親授方畧盡擒獲之淮府奏討長港遇例還民復勒
民私自買之爭久不決公謂既革則不當入之府已賣則
不當歸之民宜准律官收其利以給府婚嫁喪葬費而民
間無名之賦賴以省其經畧周詳推此可知也未幾公卒
民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公盡瘁急吾人之病而公

顧以病捐吏民耶閩人亦千里赴之喪還自縉紳大夫及
閭閻田野咸走哭盡哀閩人列公治行得請當道祀公名
宦而嘉人亦相率上公懿行於監司祀公鄉賢鄉評之衆
人無異辭去後之思沒有餘泣斯亦可以徵公之德也已
公內行脩飭于天惟尤篤事親順志承顏孝養備至居喪
哀毀踰禮孝感鄉閭伯兄早世教姪使成立姊貧不能給
迎歸養之待宗黨姍戚肅雍而和扶持周卹委曲備盡其
用意篤厚在人倫風化之間不為負於冥冥非貌為惇洽
而情本至者也居常循循簡默不以賢知先人然與公遊
者莫不敬讓之與人交溫溫若恐不當其意待不好掩其

惡而揚其美人皆樂其長厚至于利誘勢怵則屹然不可
動也典郡時所行諸善政鄰郡莫不師效為之然不言而
信不嚴而成事咸奏功而民霑實惠則惟公能之他郡莫
曉公以何道致然公又闊舒自信非挾數舞智如世所謂
能者亦不坦率真惻誠欵動物有以得人之力入人之深
也嗚呼若公者雖史所稱循吏古所謂為厚君子亦何以
加焉公自歷宦未嘗以書干中朝貴人漠然自守故久之
而後顯顯矣衆期不日且大拜而公遽卒夫以公之德業
資望使其少隨世遇合可以立躋通顯據素抱而公終不
以彼易此衆以是高公之識而又咸惜公位不滿其德才

不究於施也然其所自樹立亦足恢恢表耀於世矣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提學副使王公墓誌銘

叅政王紹元撰

先生生而穎秀不凡髫年耽嗜文藉倦不知息十五角藝
場屋勃有聲稱弘治甲子中江西鄉試正德辛未登進士
第觀政禮部時山東盜起徧于畿甸之間而大師玩寇老
師底寧元策先生憂之即上疏歷陳平賊機大要專責將
領申飭軍法信賞必罰務期平蕩詞意峭直忤旨然亦
陰嘉其敢言獲免罪謫明年授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讞
鞠詳明平反孚允九甲戌 乾清宮災下 詔求言先生
以

武皇春秋鼎盛 皇嗣未生天下人心無所繫屬乃請建
儲擇 宗室之親賢年少者一人育之 宮中俟 皇子

生然後封以親藩禮遣之國如宋仁宗朝故事疏上留中
不出明年乙亥以疾乞調攝得告南歸十二年丁丑病痊
起復補本部湖廣清吏司官如舊是時 武皇方興畋游
駐宿近郊旬日弗返先生憮然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父旦出而暮不歸則子徬徨不敢寧處若父出淹旬子不
知其所而復宴然則其不孝甚矣於是暨乃僚疏名力請
還 駕反覆勸導凱切忠直人皆壯之時冢宰遂庵揚公
聞先生名欲接入吏部使相知者諭意令往見之先生一

刺不投事隨寢比年錄囚直隸持法甚嚴權幸如江彬者
亦不得干挽十三年戊寅陞本部浙江清吏司員外卽是
年五月兄清崖公膺疾卒于官家屬未偕惟先生在侍病
則躬親湯藥死則經理喪事心力殫瘁有庾袞之風焉且
念公輿觀萬里外不忍付之僮僕具疏情懇得 旨護歸
歸見柏軒公暨曾宜人垂老戴白矍然在堂季弟鄉進士
芹又卒遂絕意官况城跡藏用七年于家而聲聞藉甚嘉
靖三年甲申以薦者交劾 特命吏部取用擢南京禮部
祠祭清吏司卽中南祠部舊以伶人給使太常天文之屬
各有供億先生悉罷之釐僭踰清混濁官度為之一新又

以祠部所職祀事為先迺疏三事曰舉祀典以崇道學曰
正祀典以昭世戒曰備祀典以表忠賢疏見類藁中五年
丙戌聞栢軒公病亟遂疏終養事竣不待報而歸孝養備
至踰年而栢軒公疾革先生哀毀幾滅性格守禮制六年
冬詔許內閣部院大臣各舉文學堪任翰林備顧問者
時大司寇胡公世寧特舉先生
新命尋陞浙江提學副
使齋

執就家起之先生以妣魯宜人衰病力辭不赴壬辰宜人
卒哀敬一如栢軒公之喪自是家居二十餘年杜門掃軌
不入城府雖故舊在當路者亦無尺書相訊方將究聖賢

之業崇君子之儒遺榮養素淡如也歲丁酉以言者交章
力薦得

特旨且移檄有司敦勸上道先生堅卧不出所著有講學
錄大儒心學錄大儒文抄忠義錄仕範景行萃編終禮經
要宋名臣補遺七大家文選古今諫集疏王氏族譜嚴慈
終慕錄行于世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副使張公墓誌銘

役栩喬世寧著

公名合字懋觀雲南永昌衛藉上世江寧縣人自高祖傑
成永昌遂家永昌歷三世而生志淳志淳為南京戶部侍
郎張氏始太公侍郎公少子也母狄安人為侍郎公副室
生公京邸公九歲能誦古文十歲能屬文賦詩稍長即善
書工畫一時以為奇絕年十三時兄含貢如京師公賦
萬里別贈之右圖左書書兼篆隸分行諸體諸名公見者
皆嘉歎稱傳焉嘉靖壬午舉鄉試第一往侍郎公鄉舉亦
第一滇中以為盛事而公年又財十六歲耳後十年而舉

壬辰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癸巳以
狄安人憂去丙申服除改吏部稽勲司久之調攷功司是
年復以侍郎公憂去己又有嫡母沈淑人之憂甲辰起復
攷功尋升稽勲司署員外郎蓋一官十三年不遷云是時
公資望益重稍遷即至卿次顧當道率多忌公乃竟外補
福建僉事陞貴州叅議至湖廣副使而罷其治行在湖廣
尤著會言官有不悅公者而忌公者又陰附之竟罷公歸
歸即病病無何即卒蓋嘉靖三十二年也距生正德元年
壽僅四十八歲嗟乎旣奪其官又嗇其年是天乎是天乎
先是侍郎公好書公更好書所至即訪古竒書重購之不

即手錄之積書至萬餘卷自少時薄舉業不為直欲博極
載藉究古豪俊之業而有司為公建緯楔也公力止之以
書白侍郎公曰是不過矜炫里中耳里中誰不知吾者與
令人題吾名里中孰與吾自題名于天下也此其志蓋可
觀矣乃今不究其施也傷哉公稟性純和與人交情儀殊
厚終身不道人短長處父母喪哀毀幾死修墳諸儀制種
種精良公又以勞瘁病幾死今制大臣祭葬未三年者賜
之半婦繼夫亡者不給侍郎公未三年而得全給後沈淑
人又得給已又得蔭其孫格皆公上疏懇請哀切
上竟特恩允之斯誠孝所感非邪公家自昔產故厚公兄

第析產也各自讓以為足願又不留約契為子孫計今人
兄弟能此邪公一意為文不為詩詩存者無多文藁數百
篇與所作畫皆流傳縉紳間公不可朽于世矣配何氏封
安人副室韓氏楊氏生一子三女女自何出者二自韓出
者一子自楊出者曰機往世寧舉戊戌進士時公為同攷
試官世寧寔出公門下公病革也屬機曰必喬子銘我墓
至是機乃自狀公行實遺書世寧世寧既為位而哭之乃
叙謨其行事而公長女何出者嫁為湖廣副使鈞州人李
凌雲妻李亦公門下士也又自襄陽遺書來促銘于是揮
涕為之銘銘曰

張有令聞興自侍郎公秉哲嗣嗣厥德光緝學而文自少
以昌長亦貴仕屹為士望胡復外遷于後皇皇官既中蹶
年復不長誰其繫者悠悠彼蒼錫公美好而作不祥魏如
其丘日月維良公茲歸安從父祖傍著書多有名山寔藏
後有求者公名無疆

浙江圖書



浙江圖書館

江西副使柳泉葛公墓誌銘

許穀

曩余濫竽文部嘗知柳泉公比視學江右公適擢憲副繼
至遂得為同官乃東西接舍出入並輿講德議政各吐膺
肺蓋由由焉若平生交也今年夏公遘疾非竒奄忽不救
余行部歸拊棺臨痛哀不能禁嗚呼仕路投交非可指教
特良知鮮遇耳乃今既遇輒又以函折天闕不使永好豈
不傷哉秋八月仲子某將扶櫬歸塋於金城其甥張某狀
公懿行請銘余謂公有令德不可無傳按公狀諱廷章姓
葛氏字朝憲別號柳泉其先句容人也國初封肅王於蘭

州公七世祖某以工正奉侍遂為蘭州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皆藏器不仕母王氏公少負竒穎潛心墳索年十三即
游藝泮學卓有雋名長才逸氣凌駕時哲視功名直唾手
耳乃三十猶不第公曰豈時命大謬抑操習非耶於是益
肆力窮討靡間昕夕有昔賢下帷鑄硯之勇嘉靖丁酉中
陝西鄉試戊戌連舉進士觀禮部政旋授行人奉詔列藩
守法惟謹忠動清亮名蓋裒然起也辛丑選戶科給事中
敷奏詳核規諷明謹其彈擿務持大體不喜攻訐巡察內
庖裁革冗靡允多甲辰鳳陽缺守銓部以京輔劇郡又中
都皇寢重地非公不可乃疏題使往比至郡歲適大侵群

盜蜂起衆方議撲滅之術公曰此良民也特奪於饑寒耳
不如諭之使遂榜境內曲視禍福群盜各警悟引去境內
始安於是計人口多寡發粟賑貸饑民多所全活其子女
散鬻者往往捐俸收贖率樂聚如初蒞任三載訓農勸學
興滯剖壅百廢具舉號稱良牧又嘗疏帑庫羨積于朝數
至累萬盡解民部大助邊餉公蓋略無所點云丁未陞江
西按察司副使分道南昌南昌簿牒填委訟獄詭健公防
範既精剖決尤慎奸欺內息請謁外屏以故疑讞競白平
反無冤頃刻之間洪都改視然文非深刻政皆簡重人莫
不畏而愛之既抱疾偃牀猶批駁如素卒正襟危坐頌命

而化嗚呼若公者豈不謂處國如家死而後已者耶公稟
性沉毅守己端恪孝弟成于閨庭仁卹達于姻黨且為政
不苟律下孔嚴入仕十年所在以公清得譽長者見思加
以方面廣顙嶽峙雲立咸謂其有台鼎之相乃大用未階
中道而殞天之予奪烏可究哉公生于弘治甲子四月二
十二日卒于嘉靖戊申六月十九日得年四十五娶朱氏
先公卒繼劉氏並有內範子三永敬禮部儒士永昭州庠
生永成幼女二幼未聘銘曰厥蘊孔碩施未弘將為列星
為蛟龍茫茫宇宙安所從臯蘭之麓堂斯封載永懿德銘
玄宮匪躬之譽近無窮

汪忠愍公傳

汪公一中字正叔歙潛川人也其先唐封越國公者家績溪至宋叔敖從歙叔敖子若泉若虛若思若容及從子若海紹興間咸舉進士有聲名興曰彥仁汝珍以行誼著里中里中人莫不備視焉汝彥子存道娶方氏是生正叔存道封文林郎河南開封府推官贈奉直大夫工部郎中方氏封孺人加封宜人皆以正叔貴存道家自大父賈子孫修業而息之積累羸利日有所起乃存道思以儒起家授正叔古人書讀之孳孳亡倦有薦行之志蓋自為諸生時已褻然稱髦士矣已而入為博士弟子所游知交多四方

知名士以故博物洽聞明通當世之務薦紳大夫游其聲
者日衆故事博士弟子得為京兆舉人正叔乃應京兆舉
中選時今上之十六年丁酉也二十三年甲辰登進士
第人謂薦紳大夫游之而已庶其亡他議乃定正叔名由
是益賢始仕為開封府推官洞達衆理恢廓有大度苛察
其奸法者一亡所縱舍河南杜氏殺人當抵罪故吏欲出
之杜氏知正叔必譴死乃行寶玉存道所存道叱之曰若
賂我手必真殺人耳天道甚明可欺耶正叔聞之寘于法
嘗微知郵亭老人陰殺無辜欲按之亡狀會行郡老人伏
謁正叔目攝之屬有訟老人他罪者正叔厲聲曰老人有

重罪顧不訟耶鞠之遂得殺人狀老人伏辜餘皆股栗郡
中人愈益賢正叔三十七年己酉遷刑部廣西司主事正
叔業已報政去郡聞父喪道中歸後三年如京師乃補前
官余始辱交驢馬曹事且簡諸尚書卽得偕事文藝是時
山東李于鱗李伯承吳興徐子與姑蘇王元美番禺梁公
實揚州宗子相瑞州况吉夫楚人高伯宗劉子成咸以文
章相命正叔摘詞古雅不作近代語蓋斌斌然稱于藝林
矣上城京師改正叔工部主事俾董其後明計算商功
利工速就而財用省上嘉之二十三年癸丑遷負外卽
尋遷卽中瀘溝礮水溢決河堤害居民也尤甚上命正

叔治之至則水乃大溢幾及溺抱榱桶民居三日以免已
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財役用節人不告勞其付託之效
類如此云三十七年戊午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寇起吳
越閩廣間旦暮且及正叔議練士着兵備之會廣賊劫掠
部中遂議出兵或謂戒兵未合願少須臾也正叔慨然曰
賊烏合耳戒兵怯令益張至不可撲今歛衆自固計得矣
如民何吾不忍乃督兵戰賊覘知兵少不習戰以其衆至
不可支中軍請左次正叔斥之曰食國之祿而不死其難
豈忠臣乎乃躬自格鬪矢中二賊一賊前後拔刀斬之以
死遂遇害妻宜人程氏聞正叔死自投於井家人援之出

不食者數日或曰夫喪不待非禮也乃疆聽食喪歸六日
不食以死事聞 詔贈公光祿卿寺謚忠愍廕子居敬為
錦衣衛百戶程氏贈淑人並賜祭塋立詞初正叔讀莊周
南華篇誠有味其言也曰丈夫之所為者當如是乃今以
忠義死誠知所處矣宜人感慨不食赴死如婦雖古烈士
夫何以加哉子居敬居功居業居朝皆讀父書世其家

浙江



浙江圖書館

明故亞中大夫甘肅行太僕寺卿張公墓碑

呂光洵撰

萬曆二年秋八月三十日甘肅行太僕寺卿內山先生張公卒其伯子翰林修撰君元怵卜以是年十二月之二日葬公山陰天柱峯下之官山嶼請銘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姚江趙公既納諸幽矣乃復以狀屬洵書其墓道之石洵以不文辭不獲蓋洵之與公友也三十餘年又嘗與公偕出入艱危其於公平生志操風猷皆不待狀而知也公之先本蜀人宋咸淳中諱遠猷者為紹興太守有惠政卒葬山陰遂為山陰人太守四傳而有福為溫州學正學

正生仕廉仕廉當元季不仕逮我

高皇帝既受命以幣徵之亦不就蓋一世高士云仕廉

生原旭原旭生恭恭生宗盛宗盛四子其季曰詔與其配

趙俱賢三子後以公貴贈吏部驗封司主事趙贈安

人公少時其伯仲兩兄俱已受經為諸生驗封公欲以公

治生公顧不喜間請驗封公曰兒亦丈夫子寧獨無四方

志耶驗封公竒其言即令就學就學未幾其辭藝即蔚然

出一時諸生右又與里中柳生羅生交益攻古文詩希聲

騷雅時稱三雋而公弘遠矣於是少師華亭徐公校文至

越得公大異之曰竒士竒士山陰舊無志縣令許君乃請

少師授簡於公纂述有法志成人稱信史由是名益彰執
經問字者滿門下公酬應無虛日其事母夫人朝夕盡歡
歲時祀享尤極豐飭所居環堵陳圖書改制科客至相與
誦說歌詠終日不厭其志翩翩霄漢也嘉靖癸卯中浙江
鄉試丁未舉進士奉使江西歸侍母夫人數月乃北上已
而哭其訃於途幾絕匍匐而歸襄事以禮庚戌謁選授禮
部祠祭司主事改吏部驗封司入典制誥一時館閣咸
稱其能既而邊計繁劇調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俾贊滋多
再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轉儀制時
世宗皇帝嚴而儀制多事若嘉善公主下嫁

莊皇帝大婚 景恭王就封國並大典公條上其儀悉中

程度吏不敢睥睨會光祿寺缺少卿計資咸推公公辭讓
已乃外補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湖湘地數千里諸生遠
者十餘年不被試公三載徧試諸生再其鑑別又甚精且
遇之有禮諸生人人咸服曰真吾父師也又聘文學修全
楚志書成未梓遷江西布政司左叅政明年左遷雲南按
察司副使時雲南鎮守沐氏專恣滋甚余承乏巡撫竊以
為憂計未知所出聞公至甚喜會按察司缺使即以公署
其司事沐氏左右先繫按察者公訊之一裁以法未嘗苛
責而沐氏甚銜思所以齷齪之願未有間也無何沐氏莊

氏叛攻易門等縣余咨公計兩旬而平之已而莊民又與
武定府虜酋鳳繼祖叛攻城邑戍憲臣聲振遠近詢又咨
計于公公曰虜席地千里擁兵十餘萬觀釁而動勢若不
可幾然世稔勾頑悖母虐民天之所棄也且擁兵雖衆遠
者在數千百里外我軍素練旬日可集若趨發衝其虜虜
且破膽不走即擒爾余又如公計即以公監左軍三千為
先鋒公夜半冒險入小甸關而進余與諸藩臬督前後右
軍繼之虜拒險戰不利乃棄衆逾江而遁保蜀青鷄寨越
月益困其黨斬其酋首以獻滇南悉平皆公之本謀也公
又議上安輯六事咸切時務之要滇人胥悅所司議上公

功狀而銜公者滋不悅會公遷甘肅且去流謗遂行乃逮
公就對滇中公恚甚且病修撰君扶掖以行滇人見公如
見父母咸詣所司代公對甚悉公乃得罷歸歸而拓鏡湖
中舊業作鏡波館灌花種魚託麴蘖以自娛益上詞翰嘗
為余作明農二大字過余草堂留連數日乃返明年辛未
修撰君及第正色立朝天下聳望余載酒賀公鏡波館
中公甚歡曰吾為翁造舟鑑湖翁為我結第天姥吾兩人
歲時東西往來寧忝子猷安道耶明年

皇上御極推恩天下修撰君疏諸朝若曰臣父前任
雲南奉詔征武定效死行間擒馘賊首四百俘夷屬二

百有奇攻破冷村車旬凡二十餘寨拓故地一千餘里平
累朝久叛之釁一時撫按諸臣薦臣父功勩最著宜超叙
而銜臣父者與忌者摺據論奏事下滇南臣父萬里就逮
訊無左驗卒吏從議罷歸臣竊痛心乞免臣應得恩命
贖臣父罪昭雪心跡豈惟臣父子含恩罔極將見天下
之為臣子者咸勸於忠孝矣臣父子幸甚疏上
詔原之明年公痺亟修撰君聞之即請告歸侍歸十月而
公逝享年六十有二配劉封安人子男三長修撰君劉出
娶曲阜丞王君大紀女次元憬元恂側室陳出元憬聘給
事中高君鶴女元恂聘貢士沈君大綬女女許聘都御史

趙公子孫男三汝霖汝懋汝彬孫女一皆撰修君生汝霖
娶翰林修撰朱君麇女汝懋聘庠彥王應禎女公歿三月
而汝彬生又一期而曾孫耀芳生公之世可謂彬彬盛矣
詎非懋德之徵耶公居家孝友立朝忠義所至孳孳效
職處鄉里恭寬姪惠周貧振弱人人德之議論依於經術
而著作雅馴有鳴玉藁楚志山陰誌行世其諸壯節懿行
修撰君所叙狀與趙公之誌皆詢信洵著其大者于碑而
為之銘銘曰

維公之先作我邦伯我邦之人世戴其德維德流光仍仍
奕奕峻發于公秀異敏特允文允武翊我

皇國維 皇右文在 皇之側代 皇之言有典有則造
士于湘文教是迪治化丕彰 皇猷允塞維 皇振武無
遠弗格維 皇心怵惻昇公威之如電斯赫昇公
綏之威載欣載戚逝矣 皇心怵惻昇公威之如電斯赫昇公
測白璧為緇玄珪為白變幻譎張曷其有極惟 天監善
無枉不直惟 皇念功眷命是錫如彼日月暫晦而蝕復
于貞明纖翳屏息啓佑後人燦如奎壁萬夫之望四方之
式維是後人孝思翼翼維千萬年無替無斁

浙江
圖書館



浙 江 圖 書 館

山西按察司副使次山劉公墓表

隆慶元年冬故山西按察司副使次山劉公卒且踰年其孤某某千里緘書以父友某大尹狀投余請余表其墓時余方在告且駭且悲自念余知公二十餘年雖病不克為然公生平大節誰當為之表白者遂力疾書之以授其子俾鏤諸石云按狀公諱某字某別號次山其先常州靖江人也國初諱某者從征逸北編伍懷慶衛故今為河南人父某母某氏以正德庚午生公公自祖父以上世業耕讀至公始起家進士余初校士禮闈得公卷脫去浮華而體要具存心竒之既數從燕見訪公家世父固朴茂長者

公少承父訓長游柏齋何公之門講性命之學乃知公之
醇厚不浮得之父師者固多也既入史館讀中秘書者三
年學益進既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初奉命清戎順天故事
謫戍者非薄類編發遠方歲煩清勾類多逋逃無補軍政
公職清戎時胡虜寇掠士伍空虛公計以寇方在近且徵
兵于遠而畿輔之民顧使之謫戍遠方非所以實畿輔壯
根本也乃疏請發戍遼薊邊益新軍而民免遠行疏入報
可迄今施行時上役未休工部以順天所屬積欠料價數
多請無委清戎伴嚴督輸辦公復奏以民新被虜患方急
撫摩顧以數十年之逋而責之一旦人將不安執政豎之

事遂寢公之臨事敢言有補國是者多類此後按滇南適
沐國公保勣襲爵之後時權奸構扇人心皇皇沐氏幾搖
公至則鎮以安靜廣綏懷釋疑二約束一新故事遠方選
用頗輕官不得人易以階亂公奏請視內地參用進上又
念遠方文教頗微民不知禮請增廣解額以作士心人遂
悅服事畢復命諸所舉劾小大悉協輿論方圖建白中途
乃擢知鳳翔府公念地震之後民多蕩析乃加意拊循事
稍煩民者悉為破除暇則進士子課教之士民始欣欣有
生色未報政以父憂去民間公去如失父母奔擁扶送者
百里不絕服闋補任登州公治登如鳳翔先時遼東饑賑

濟為難建議者請寬海禁聽民市糴于登萊後遂聚衆商
販勢不可止至有挺刃相戕者公憂之上書政府恐一時
之權而啟異日之患政府嘉其慮不在近市糴遂止在登
三年晉山西按察副使整飭潞安兵備巡分冀南嘗與防
秋駐師雲中八角堡時虜入犯激衆固守以身為長城城
屹不可動虜遂逡巡退去朝議方擬公可屬大事言者不
察誤以公前保沐國公事庇之公殊不辨遂落職歸夫沐
氏累朝封植伴鎮南夷不幸繼嗣中微當事者顧視以
為奇貨因其隙而搖撼之沐氏誠不足惜獨不為一方安
危惜耶公不妄附和獨特大體而更以蒙詆必有能諒之

者矣余嘗謂學不必仕惟有聞於道仕不必顯惟有補於
國衆不必信惟無愧於心公少學於柏齋何先生已知自
立既舉進士由史館授御史所建白率據經遠既補郡守
公不以爲意撫民必賑其急計事必防其微既晉臬司籌
邊事尤能身扞虜衝公之服官亦何負于國乎卒被浮言
公畧無怨尤惟建家塾教子弟與朋舊吟咏自適語云余
心之無瑕何恤乎人言殆公之謂矣余嘗以使事至懷慶
造公之廬而訪公父公恂恂焉訥訥焉若不知子之既貴
者所居僅數椽器物蕭然此可以知公矣余初識公特有
子四人其二人已先公卒豈天之報善亦不可耶悲夫悲

夫余故備書之庶後之欲知公者有考云

浙江圖書館

明故河南按察司副使前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

司郎中翔字曹君墓誌銘

袁尊屺撰

聖天子初即位改元隆慶之春二月南京吏部大計留司
百官之課而廢置之以丕釐維新之政於時考功郎中曹
君實掌其事具奏報可有成勞焉未幾君以六年秩滿尚
書列上稱職冬十月擢為河南按察司副使督治漕河蓋
選能也而君之父母暨妻又以登極覃恩進封為奉政大
夫為宜人可謂並受寵渥然君以其秋得疾沉綿不瘳新
命下而君已先卒矣嗚呼悲夫君之臥病也其伯兄適來

得視屬纊遂以其喪歸明年其仲兄以書告其同僚曰吾
弟以春三月十日葬矣具行狀徵刻石之銘按狀曹氏世
為安丘之連池里人在洪武初曰德兒者生子敬子敬生
彥剛彥剛生端蓋君之高祖也皆耕隱弗耀端生滕滕生
光漢光漢生汝勤字希禹是為丹山先生則君之父也比
三世皆名儒應歲貢而曹氏始以文學顯矣丹山君娶于
王生三子長一麒邑庠廩生次一麟丙辰進士仕為吳江
令又次即君也名一鳳字伯儀號翔字蓋以見其志云君
生而體貌凝厚資性敏薦為兒童時顧若鈍拙者且有耳
疾丹山君課二子以學意君弗能弗課也居數歲耳疾忽

愈驚敏異常授之書即能誦讀講解嘉靖丁未丹山君應
貢游國學君侍行歸而補邑庠弟子員時年十八乃苦志
淬礪文業日進試輒高等煒煒有名戊午舉鄉試己未連
舉進士授南京戶部湖廣司主事君筮任即薨出納意不
滿之願益自奮勤習吏事講求時宜不肯少休而且愈勵
精操矢心清白當官而行惟正是守其志挺然思以功名
事業表見於當世不欲汶汶與流俗沉浮而已者無何奉
命督逋稅於楚中楚民故敵君至則詳為隱度多設區畫



浙江圖書館

中順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方城宗君墓

誌銘

王世貞

嘉靖庚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其遺言曰死葬我金陵而是時太公為南比部郎也則以櫬之金陵栖焉而已何太公出守蜀久之歸揚之興化則又以櫬往曰金陵去家遠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曰蓋君歿而亡三尺之息也傷哉天乎又久之太公謂其少子培曰葬女兄百花洲百花洲者距邑不一里遠而水環之君故所讀書處也謂世貞通家子女其誌而銘之世貞以讓于鱗未果諾而

于鱗矣海內諸稱兄弟者若而人而去我也傷我天乎天
乎世貞所為君誌且也者則安能文所不為君誌且銘也
者夫安能忍君負也按狀君諱臣子相其字嘗自稱方城
山人其先世居吾吳郡尋遷盱眙最後遷興化遂為興化
人而興化之宗有聞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某宜人
始祗君而輒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曰是有子也
而文已生君君為人秀髻眉豐下目光奕奕僖射負氣豪
雋自喜當其踰戲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構題而屬文
文成多竒語太公異之為益授之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
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

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
見君文而竒之調為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
不復道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徐子與梁公
實及不佞世貞游益相切劘為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令
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
君亦以湛思故略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
者而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
君君不獲已為強起有遷人陳丞者緣又舊出百金裝君
不悅曰丞為廉吏惠吾邑吾不啻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
金溷我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賸贄俱絕補考功之三月

而調文選為文選一年遷稽勲負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
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會李
公與相嚴交惡見法而君又常賻故楊忠愍公揚亦以紕
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然
亦竟出為福建布政司叅議君取道者太公於金陵游燕
子磯為文記之復偕子與游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
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恒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太公
笑曰吏郎乃貧爾耶則何以使比部即代具裝出月俸三
十金予之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襁負
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柰何君曰吾

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懼失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
具者百人置要害間手白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
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君度賊
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
檄君護狼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之曰吾日一酒食犒
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懼君
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論若序
傳藝林中以為式久之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
按部校士坐堂皇上試題為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
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也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

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為損
月奉減供具繼之以為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
諸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諸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劇意
騷雅嘔吟非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
述凡十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
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訃聞兩使者哭於臺諸司
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誰為
社稷贖宗君也則曰誰為贖宗君師我也則又曰誰為贖
宗君父母我也御史獻科下諸郡祠君名宦春秋祭勿絕
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

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
而羈笈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
快寧瑕而辟寧蹶而千里至於說論千古成敗慷慨擊節
寧為籍母寧為季此豈局蹐轅下老土壤者哉乃其孝友
潔蘄一試於閩稱循良首差為文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
十六娶於陸無子求當為子者於培子而未也嗟夫然雖
以君大者校之亦壽且有後孔宜銘銘曰
有鳥五彩萃於大庭帝發厥祥千秋一鳴雖雖麗霄萬羽
奪聲遠彼朝陽困於南征歲豳其姿從風飄零片羽寸翰
攬者稱禎大瑞不再丹胤永傾厥穴何所揚之廣陵汝產

汝歸予銘可徵



浙江圖書館

中順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少谷溫公墓誌銘

王世禎

溫公之在文登也予自海上走一介訊公而得公報書報
書之踰月而公移罷又踰月而訃公卒蓋又五年而余奉
命來撫鄆為公之鄉吊而猶未葬也嗚呼傷哉貧也余乃
謀於公之子應龍葺窀穸於龍廟山之陽樹之槨而第真
陽令如春以狀來請誌銘徵狀余寧為不悉公也公之成
進士至歿凡十有八年為行人則一使荆襄為御史則一
按醴吳越再按秦三仍按吳為按察副使則治海道所至
皆卓然有聲績而其却刑人金也刑人至今能道之按其

齏而場人暴中倭不登課公申飭舊制為稍通融期限以
蘇其困立保甲法叅而伍之伴人自為守搜捕姦滑及邏
卒之困而利者課自是驟登額逾於承平時而公所治繕
理城隍築海圻開堰數十百計其按秦益自標樹風未至
則論同州守某寶鷄令某等貪酷狀遣戍削籍有差守令
印風解印授去滑吏大豪一切受法不寒而粟公顛末邊
所以計委絀者前後凡二十事條上之報可公又行刺得
某大帥蠶食吏士佐虜為虐其裨帥不畏大帥而畏虜狀
悉刻罷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譴削者邊吏大喘無敢
飾情以見益治軍軍聲實俱振而虜亦竟公代無敢深入

公又上宗藩七事若補祿糧肅關支正體統嚴門禁尤其
要者其仍按吳則益熟于其利便而於職得兼治大小諸
吏有熟公者轉相告報毋為撓溫公三尺焉而公以為吳
所重於天下者以賦而其利之最大者水則抗疏委能吏
大畝里毋伏田田毋伏賦賦而不田者蠲之田而不賦者
益之且督諸治河官以農暇開濬水稍稍受職矣公又論
罷副總兵一人武吏益戢吳以大治然用事者以公治秦
嚴鮮所縱舍而公不安於臺矣其治海道而屬登萊與遼
之亡命交匿於諸島時時出剽掠以自益議謂擊之則慮
起兵禍勿擊則二郡驛搔無已時公用楊守起元議外揚

軍嚴以脅之而使指揮湯詔等之田橫王世祿之長山裴
虞度之崆峒李承賜之劉公千戶黃汝忠之抗仄諸島召
其豪長者諭之曰與若期一月來受署為良民不者溫公
大軍之殲汝矣衆皇恐咸來謁公拊循之為上書二臺編
保甲給由起稅通互市開闔梁禁爭鬪島人彬彬約束比
內地矣屬暑郡大旱公齋三日而禱立澍公既露禱雨中
又以暑故不為雨且寒內侵遂得疾其民相率狂走告神
曰大夫為民請雨神幸予民以雨而予大夫以疾非類民
今敬為大夫請命果小間公念欲不任疾疾又不任事即
自劾歸且就道已而曰吾守土臣也敢去事歸乎強疾以

待甫得請而公革矣然猶書手諸郡邑母祀祭母賻祭吾
不而享也賻是死而僂我也公諱如玉字孟醇別號少谷
其先世志海隨人而以成贄河南之桐柏王父淮徙籍鄖
遂為鄖人父文林公所娶於左孺人而生公文林公之為
諸生甫著也而公十四亦補諸生郡守許某竒公才欲婚
之弗果明年有孫提學者按部試公以為第二人既見而
笑曰吾欲冠若以若少疑之今果然自是凡再楚試皆不
利而最後我先公巡按楚公遂與薦歸及襄陽得文林公
訃蓋絕食七日而抵喪所撫棺大慟曰天乎誰令我以一
鄉書易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王父淮已又喪左孺人

毀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間疾矣公之一為御史三按部
又一為海道皆名持憲其居鄉絕不通官府其居官絕不
通家問以病故三月且死而其家不知也公生以嘉靖戊
子卒以隆慶己巳得年四十有三初娶於鍾早卒贈孺人
繼娶其從姊封如之丈夫子三長即應龍郡諸生娶主事
黃元吉女次應鵬聘舉人江以淇女次應嶽聘知縣李嶽
女女三俱幼世貞曰公婁為執法大吏所至有嚴績豈偶
哉早禱而澍卒以勤死合於古祀法矣乃其臨歿而約束
郡邑毋令汙我為也此何下結纓易箚哉蓋公之舉於先
公也差殿而始按吳越先公屬大故藁塋諸知名士咸自

避晦削門下籍而公走使二百里而來以金助繕墓不佞
兄弟蓋三辭而公三進之曰吾為吾之師而已夫是以無
虞於松楸而會先帝賜詔洗雪公復從林中丞潤上書
請予故御史大夫贈謚不報不佞兄弟以謝公曰公甚愧
上書吾為吾之師而已公之篤倫理類如此是宜銘銘曰
天道無親常於與善人此言是耶則何以子之民而殉之
子身非耶則子之子孫其振振而子之名與余言而偕不

泯

浙

浙江



浙江圖書館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雲泉吳君墓誌銘

新淦雲泉吳君卒於嘉靖癸丑九月朔距其生弘治辛亥
五月六日年六十有三吉水羅洪先友人最厚善者也走
哭其家紀後事遠術者得卜於歛風鄉大墟山丙午其孤
胤祥輒哭請曰先大夫遺言窆之後不敢後茲將行事
幸詔之洪先為之諏期得丑月己丑則又請曰知先大夫
者稀勒石柰何洪先曰是固在我後旬日胤祥以鄉貢士
蕭克良縣學生朱洛狀來乃復為之銘而序其世代官行
特詳蓋悲君之難再而又自悲其侶无也君名遠字近光
別號雲泉峯嘉靖壬午鄉試己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

司主事會

郊恩進承德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

轉車駕司員外郎進郎中奉勅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
派料銀殿工成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
出為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抚
治重夔兼達州兵備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
介負氣寡合善任事、可疑弗顧可為弗沮人莫撓其鋒
有嘗試者輒寃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選武例當
入內府查武員黃籍、繁浩閹人怨奸病恐見察則多方
誤我君入奉內令序坐內令久秘不傳閹人固已服
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閹恐達尚書所焉免

誓不敢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
兩京以南北為重輕君意誠在母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
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
計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
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聞知即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
魏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
君一不動時有偽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囚簪示其妻
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
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
頭陳某恃賞干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

免君曰不独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
為籍衆為語曰通 朝廷易撼吳郎中唯江南郡縣役遣
江淮衛水夫為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運
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旧多羨日歲吏
銀工得鈞机利至是痛割其弊无相染者每歲嚴舟上供
慮閹人張其數以便私賈會計乃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
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跡
吏部將超資相待為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劇郡難之是時
母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止隨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即
卧内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无敢言私民健訟唯治君

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无驗疑其
隱於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
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
妻而誣其催云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
追憶其時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為竟坐殺妻誣
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緇火燒人屋攫財市
中夜盜數起謀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嘗手執
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為異間易服旁窺之
死不嘆駭訟已歸贖鍰各縣庭無留人日晏走季官為諸
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勤敏然存大体不苛

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股下吏畏罪多竄君豫戒隸不
聽即面告御史某已戒隸令勿杖內股恐多死人傷盛德
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明
日引避於是吳化独无死御史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
多給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随弛嘗入
觀一无所賚歸而藏金為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緩交割期
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畏強禦至於吳利除害尤勇健
有法先是病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為
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
民曰徒邀福而不卹灾物蠹也當為若等除之焚其偶大

兩遇至衆驚服莫敢譁幻於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闕
於橫民者建石堤章漁港別為東山石閘以時渚洩塞西
湖港尾斗門滅埭田草蕩湏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漑畝
以萬連歲大穰獲異麥穎禾海寇數至多為疑兵走之且
曰此番舶所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舶其後倭入市擾海上
諸郡一如君言嘗捐俸為義塚收棄骸且罪久不葬与水
堊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供張日
省數金貪吏歛縮閔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月解去御史
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間居十有二年
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君為人守道理不動声色

高祖也曾祖威濟祖春阜父昌奉鄉試卒湖廣穀城縣知
縣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母曾氏封
太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子行子男一即胤祥為邑諸生
女一適蕭克恭克恭夫年總二十五誓不更嫁云銘曰

謂剛者折有勁如鐵百挫不缺若彼縣濼既潔以通一芥
弗容仁以友輔壁立寡與身完行奉民之无坊川梁崩亡
哀以銘章

浙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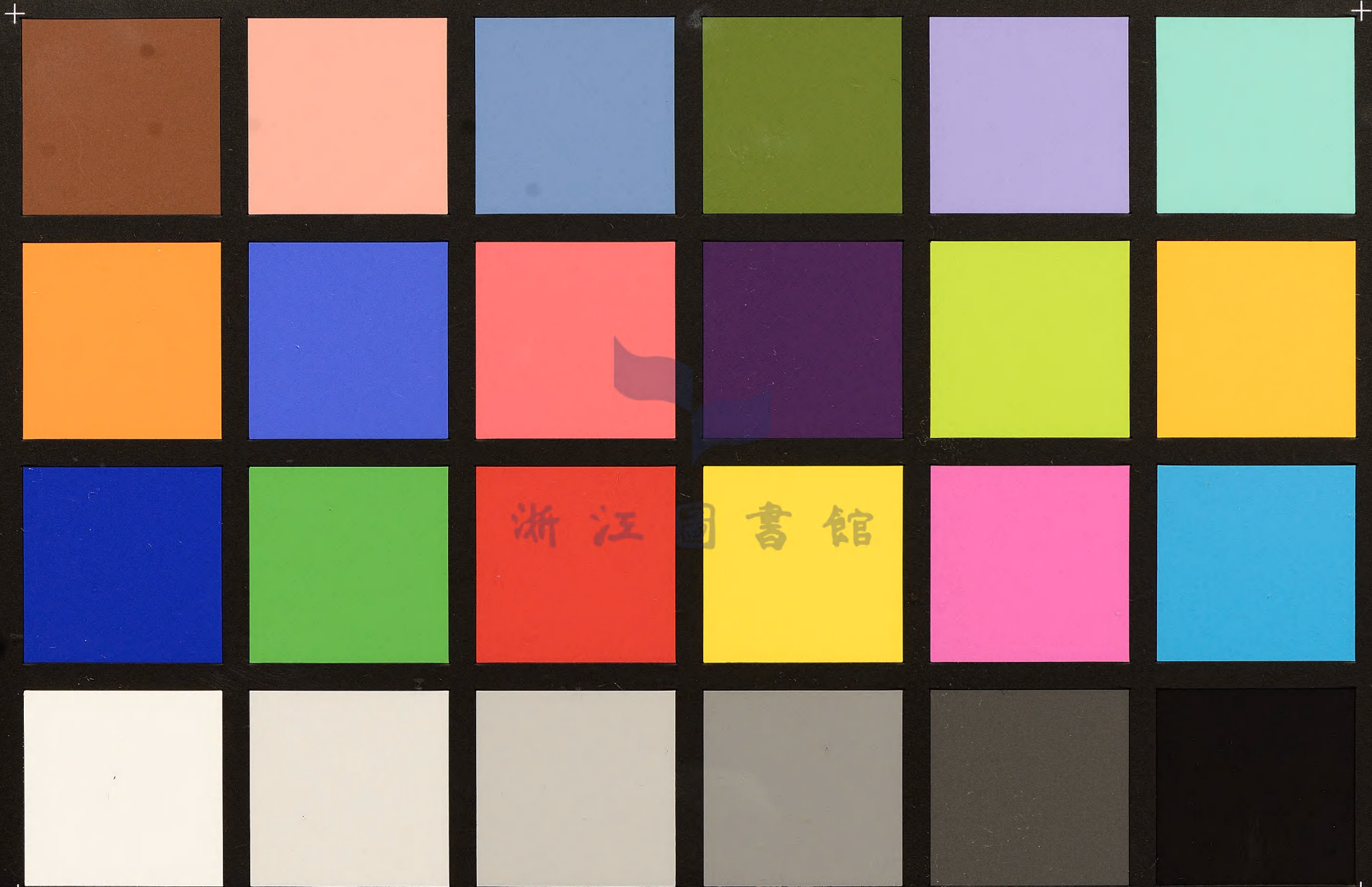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06681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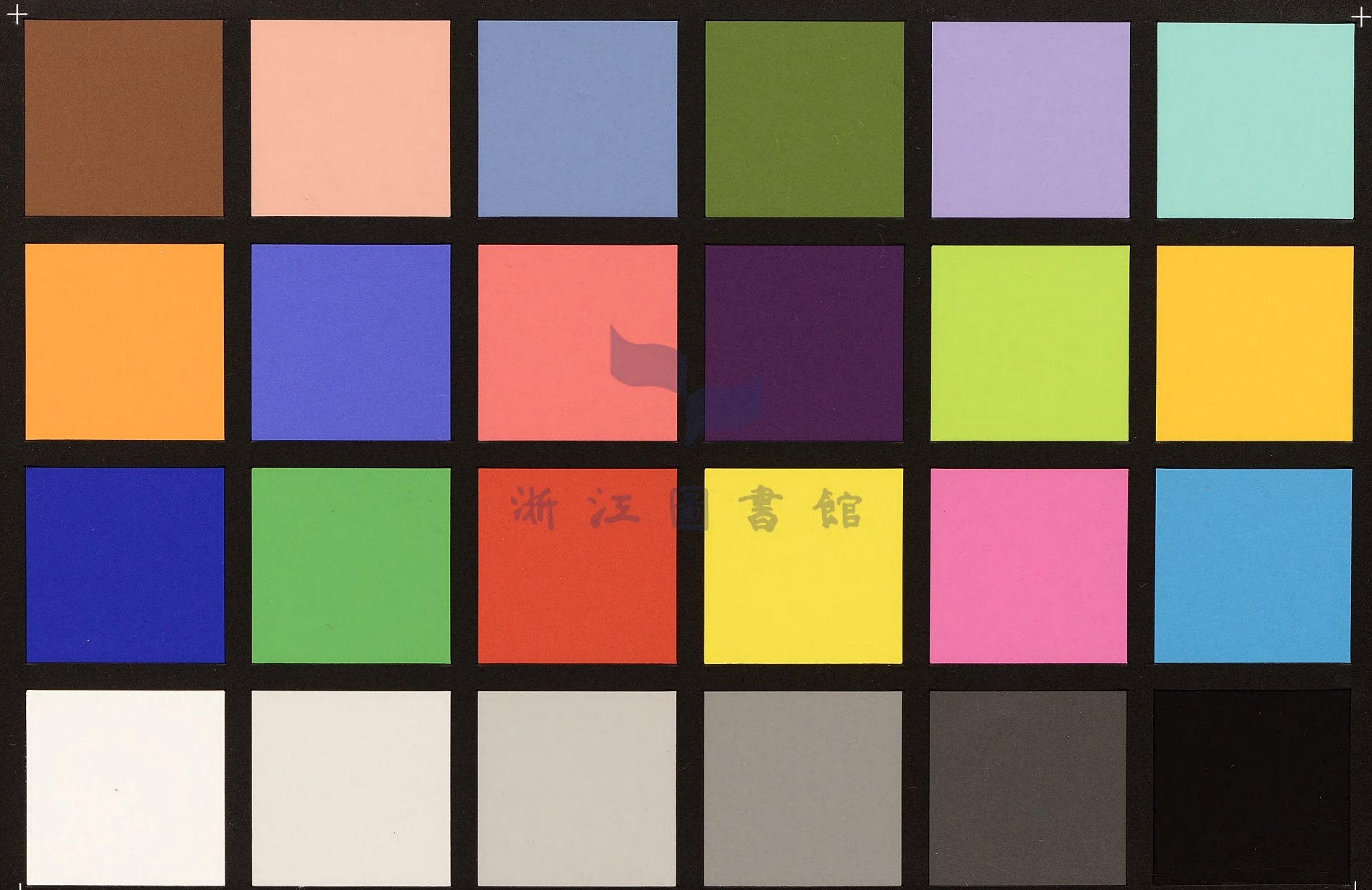


xrite



mm

colorchecker CLASSIC



浙江圖書館

x-rite

100mm